这一篇以前在这里试过水，发了第一章。现在修改了一下，再重新开始发：8 m! ~. h$ ?$ N( E

============0 p4 {) \) F' E. \/ Q2 e

第1章% I4 V5 f9 m! }1 P

: x  v  `. X2 a4 F+ C

我的手指敲打着琴键弹唱着，“那就现在好好看看我吧….我还是会站在这里.....而你回到我身边是难以置信....这是一个机会我必须抓住，....所以现在好好看看我吧。”最后的和弦逐渐淡出，我抬起头，微笑着对着麦克风说：“谢谢，朋友们，愿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”像通常一样，我听到一片的掌声时，耳朵感到嗡嗡作响，总是有股说不清的在演出时有的冲动。或许有些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了，但我想我这辈子是不会有登大场演唱的机会的，但我仍希望我不会失去这种激情。我四下里看了看屋子里面，透过弥漫的烟雾我看到了观众，有在聊天的，有要最后一杯饮料的，或准备离去的。我仰靠在椅背上，缓缓地深呼吸了几次后，有了力气站起来，打起精神不情愿地收拾起我的装备。/ D/ s\* U5 K& K" L\* t

5 Q5 o. j: v  R) O. H' Q" [1 a

电子键盘放进琴盒了，吉他也入盒了。音序器和笔记本电脑一起小心地包起放好了，所有的电线都整齐地盘好装袋。扩音器也拔掉准备带走。俱乐部现在已几乎是空的了，工作人员已开始清理。戴维走了过来，要帮助我把装备拿到我车子旁，我欣然接受。“表演像以往一样的美妙，” 他说。我把东西塞进我破旧的福特车的后面。全部装备都紧紧塞好后，我后退一步，擦擦额头，露齿一笑，“谢谢戴夫。今晚人来得不少。”

他笑了，“和尼克·埃文斯共度周四之夜，已成了我们这个‘最后驿站’俱乐部的一个常规节目了。”他递过来一个棕色的信封，“这是你的，尼克，”他皱着眉，“实在对不起，我无法多给你点，你知道我很乐意这样做的，但我需要维持收支平衡。”- Y4 B  s! E9 m. C

我耸耸肩，对他挥挥手，接过信封，“戴夫，你知道我会很乐意免费表演的...” 我停顿了一下，“如果我能单靠空气活着。” 我眨眨眼睛。他笑着回答说，“你知道我认为你会的。告诉我，你最近的演示样本唱片有没有得到任何的反馈？”  o7 l+ C) b% R( O  r6 Q

他的提醒让我打了个激灵，“是啊，我得走了，明天要去见在索尼的代理人了。”我手插在口袋里，右脚懒懒地踢着马路牙子，“但我不抱太大的希望，”我继续说，看着地面。这不是实话，我其实抱有很大的希望，很大的梦想，但也很清楚有再次破灭的可能。

' [% ?8 Q( y4 J

“嗯，如果你要我来说，他们要是拒绝你，那是他们的损失，”戴夫回答，友好的轻轻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。然而，他是个6英尺高超过200磅的家伙，而我，比他轻巧多了- 踉跄了几步差点摔倒。“对不起，伙计，”他带着歉意的微笑说。我耸耸肩，挥挥手，“没问题，下周见，” 我钻进了车子。“祝你明天好运，”他在我关上门时叫道。\* R+ K& m4 b  g: ~; }7 S% C& \

----------\*----------$ k, N1 ?6 E  Z& c7 \! H

第二天早上，闹钟7点钟爆响，我呻吟着，试图不理它，关掉它，毁掉它或至少弄残它。我终于想起我已经有意把它放在了从床上够不到的地方，以保护它免受这种破坏性的企图。我拖着身子下床走向浴室，喃喃地说，“该死的，我是个艺术家，是不应该在这样的荒唐时间起床的。”我工作到深夜，很少在9、10点钟前起床，但今天不一样。我穿上了我唯一的一套西装。刚想了一下早餐，一阵恶心扑上心口让我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我照照镜子，努力使自己的散乱齐肩的鬃毛般的黑发看起来有点样子。我脑海里响起母亲的声音，“尼古拉斯，你不会想到每过一段时间要剪头发吗？”我自嘲地听见我告诉她，我是一个艺术家，不能用社会对工人或懒汉的标准来评判的。我叹了口气，这种头脑中的对话不可避免地把我引向要有个“正当职业”之类的讨论上去了。以我现在肚子里的感觉，我本身的一部分在今天早上是站在我妈妈的一边。我耸耸肩，拉正领带，出门而去。& @6 P1 P) i: j\* K

从我在格林威的卧室兼起居室的小单元，坐35分钟的地铁再换一次车，就可到达索尼音乐在伦敦市中心的总部。坐在拥挤的车厢里，我在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演奏者我的演示样本唱盘。我对这盘音乐感到十分骄傲，我倾注了全身心到这些歌曲的创作里，它们充满情感，缠绵悱恻 – 就是完整的我的反映。我在我的数字四轨录音机上一次又一次地录制，直到我最终对它们完全满意为止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我可以做到最好的，因此我这时觉得很紧张。见鬼，我已有足够的被拒绝的经验了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一直用受挫的情绪来刺激我更好地写歌，更好的演唱和表演。这一次呢？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否我能多获得点什么。我之所以选择了索尼，是因为在拒绝过我的公司里，他们是最正面的。这次也许可能够有积极点的结果。- G) ?# e- Q5 j# y

\* \: e2 x' J! g

当我沿 Great Marlborough 街朝索尼大楼走时，觉得肚子里翻肠倒胃有种要吐的感觉。“把握好自己，”我自言自语道，然后我注意到一个女路人看我的眼神，我只是笑笑，对她点点头，继续往前走。楼内的豪华大堂可能有我那可怜的住处两倍那么大，前台后面的快乐女孩查了她的电脑后，告诉我去到4楼的大厅，找西蒙·安德鲁斯。+ a\* E+ f; E\* k) B8 L' X$ v% E# O

完全没有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们叫我等候着。40分钟后，一个高个子晒得黝黑的，身着阿玛尼西装的家伙走了出来，热情洋溢地道歉，介绍自己是西蒙·安德鲁斯。他请我进到他的办公室里，不用说这是个宽敞的，配有昂贵家具的房间。我礼貌地谢绝了他的咖啡，因为我的胃又翻腾了一下。他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后面，我坐在访客的皮椅上。

“那么，尼克，”他微笑着开始，手掌朝下放在办公桌上，“我能叫你尼克吗？”他问，然而没等我回答就继续说了下去。“我不得不说我对你的演示样本唱片印象非常深刻。强劲的歌曲，写得很好，表演得很好。”他停顿了一下。6 ~! r: [$ a' c

' r, ]; F/ x, c$ Z: ]( {2 \

我觉得我的心脏要蹦出胸口了，但我设法控制住了，而仅仅淡淡地笑了笑，“谢谢。”, e0 ^& T4 V" U5 R$ x2 c( T

3 }0 [" i! K& ~9 m/ @6 {

他点点头，“是的，很好的歌，成功的写作。你显然是有天赋的。”他又停顿了一下，点点头。我开始感到厄运即将发生，我敢肯定一个“但是”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。

0 `2 a3 C9 p# G, L

“不过，”他缓慢的吸了一口气说，“虽然歌曲和演奏都非常强，但我只是不能确定你的嗓音是否正是我们当前要找的。”他歉意地笑了笑。

\* u8 F0 o. c6 g! \_4 X( R- a9 u

这是老而熟悉的，被踢在肚子上的感觉。我的嗓音还不够强大？我不怎么自负，但我的确认为我有一副好嗓子。让他的话在脑海里沉下去后，我打起精神问了个可怜巴巴的问题，“那么你只是不能确定？如果不是你们目前正在寻找的，那也许会是别的什么时候？”我恨我所问的。

2 C2 W5 D& A1 q% ~$ J! X: q

他不自然地换了个姿势，那就是我所需要的答案了，但他说了出来，“你看，实话说吧，尼克，我们不会考虑签您作为一个歌手的，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略皱了下眉，“真的不论是现在，或在其它任何时候。”他摊开了双手。

- M3 J\* z9 o( W, j# v' L; h

我点点头，“好吧。感谢您的直言不讳。”当然要感谢你一脚踢中了我的牙齿，我扔掉了最后的一根希望稻草。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步步紧逼，“很抱歉，我想要进一步知道，”我开始说，“然而这对我会有益的，如果你能解释一下刚才为什么说我的嗓音不是你们所要找的。”

4 m: s" j  |+ a. \_+ n

他点点头，仿佛在说“合理的要求”，同时带着几分犹豫回答道，“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......”他的声音渐渐轻下去，看起来就像是在找合适的词语。- v9 D& P/ ?$ g/ b6 D' a. @

7 m1 v. k  r# |

我抑制住反射性的冲动，对他说：“你就直接告诉我吧，我能受得了。”我撒了谎。, T, e; e" i" ?( s

) K" \_) d2 T( a4 n5 H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稍轻松了一点，“说实话，在如今的市场上，我们要找的男歌手的声音是要更强大的，具统治力的。”+ q. F0 Q; L6 ~0 \' ]

3 o' U6 V8 N) a  u, B[更多、更@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#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^62~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&6]

我眨巴眨巴眼睛，“但我的声音是很强的。”我有点疑惑。5 Y1 z0 N, h# ~+ s, P

) U9 u0 T) Z! K. O0 r

他点点头，“是…，是强的，但我们要找的是声音带有......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皱了皱眉头，“让我们这么说吧，有更多阳刚之气。”- d- x+ a, J5 n+ [  [, [- u8 R' C% g

我叹了口气，揉揉我的下巴，“这是唯一的原因吗？”当我问时，从他的表情就看出这不是的。“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保证不会哭的，”我强作欢颜。绝不在你面前哭，我在脑子里附加了一句。至于以后呢？我所有的保证可以不算数。

他叹了口气，“好吧，你最初所见的那个代理评价你说，他认为你的形象不会很有…...怎么说呢....营销价值的？”

\* b4 x! }2 r; ]  j" S( I

我给了个肯定是非常愤世嫉俗的微笑，鼻子里不悅地哼了一声。“营销价值？”我重复着并摇了摇头。“好吧，西蒙，我可以叫你西蒙吗？”我继续急速地说道，“好吧，感谢你的实话，我不再耽误你的时间了。”我站起来，正要走向门口的时候，他又开口了。, q! d# l' s: }\* f5 y$ R6 K

! Y, I! A. m+ O; G

“尼克，等等。”我转过身，他继续说，“我只说我们不会签你作为一个歌手，但我们很有兴趣能和你签订一个词曲作家的交易。”

  @  y  h6 U. w; f/ l

我停了下来，咬着下唇，“一个写歌的人。”我又说了一遍。我摇摇头，“这对我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。”: `8 P1 r! x, ~9 T/ W\* N1 `  S

他坚持着，“好吧，但至少考虑一下做个一次性的交易。我们将非常热衷于就你演示唱片中的五首歌曲达成个交易。”他可以很明显看到我的表情显现出‘见你的鬼去吧’的样子，于是防守性地举起双手，“这样吧，尼克，考虑一下好吗？这是一份建议书，你看看吧，如果你有兴趣就给我打电话。”他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，带着似乎恳求的微笑。我耸耸肩，接过信封，一言不发地出了门。6 u3 l5 f3 E3 \_! e- g$ }. e: [

----------\*----------0 I9这天气正适合我的心情。典型的伦敦11月的一天 - 灰色，雾霾，细雨和大风。我低着头走着，走着。自从我能记事起，我就热爱音乐。它曾经是我的生活，我一直以为我会成功的。不管所有那些的拒绝，我仍然相信自己。到现在为止，这可能是最大的一家公司。如同人们说的公司越大，失望越大。一个阳刚点的声音，一个有营销价值的卖相，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他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。是的，我在学校不玩橄榄球，或其它的体育项目。而是抓住每个机会，找一切借口逃去上音乐课。我不是人们所称的健壮体格，我单薄清瘦，虽然身高5英尺7，不是最高的，也不是最矮小的。我耸耸肩，学生时代的回忆让我暗自蹙眉。漂亮男孩（Pretty Boy），一个多么讨厌的绰号。刚开始是一些女生并无恶意的这么叫我，事实上我是面貌清秀，我也喜欢她们这么称我。但是这绰号一传开，我就甩不掉它了，最后被缩简为PB，那就成为我在年级里众所周知的名字了。我有点希望大多数人忘了PB最初是什么意思。还好那些雄性十足的男生没有揍过我，而只是那么叫我。我想，如果我没有音乐才能，没有一些对我有利的东西，一些让我受到尊重的东西，我可能会像其他弱势学生那样，遭到无缘无故的欺负挨打。我闭上眼睛，想到毕业纪念册上我的照片下的标题“获最有天赋的音乐家奖：昵称：PB”。我叹了口气，紧接着汽车喇叭声吓得我跳起来，把我从遐想中拉回现实。我跳上人行道，用竖起的中指给汽车司机行了个礼。难道他没看出看我是处于“别惹我”的心情么？

因为我一直漫无目的地游荡，我得停下来辨认一下方位。这是Charing Cross路。雨下个不停，我把上衣的衣领竖起，顺着街朝一百码以外，一家我熟悉的咖啡馆走去。我要了一杯黑咖啡无精打采地缩到一个角落里的座位上，陷入自怜自省的沉思。“和市场对路的卖相，”这话烧灼着我的头脑。他妈的，我是可以多吃点，增加点体重，练出点肌肉。我把两份糖搅入咖啡，再又加了第三份。可问题是，如果考虑把我来之不易钱花在像样的食物上，还是在一个新的音乐设备上，我知道哪方会获胜。如果考虑时间花在做饭，锻炼等，还是用在创作一个新的乐曲里，即使只是听音乐，我知道我会选择什么。我喝着咖啡，意识到音乐是我的生命。除去音乐我生活中就没留下什么了。这么讲似乎有点可怜无奈。我把脸上凌乱的湿头发向后抹去，揉揉眼睛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还能做什么？  \* M& C  h$ Z  v  ~$ ]1 w7 f

9 V9 W$ H! G\* [( ?! K8 {; I, Y# F

雨小了一点，我不情愿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出了咖啡馆。稍停了片刻来决定往哪走到哪去，我决定由Charing Cross站倒两趟车回家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不知道我回到家后要做什么。我从学校毕业时有两门课是A，音乐当然是A级。我感到惊喜的是英语为C级。而数学是不折不扣的灾难。我耸耸肩，数学和英语是我不用心的课程。我年轻时的很多业余时间都在参与音乐或其它类似的活动，乐团，合唱团什么的。有更阳刚点的声音，我皱起了眉。只要不算过低的一部分嗓音，我自然接近于一个男高音，当然我偶尔曾经在合唱团练习时扮过女低音，但我知道我有很强的声音。

" {1 u/ d\* v6 Y\* j$ n& z

我回到家后，尽管一天没吃什么东西，我仍把午饭免掉了。不是恶心，只是没有食欲。带着愤怒和沮丧的混合心情，我剥下淋湿的衣服，扔到卧室的角落。没什么事好做，感到筋疲力尽，我决定爬回床上，看看几个小时睡梦里又没有美好的世界。事实上，没有。  ----------\*----------下午6:00左右我醒过来，洗了个澡。我没兴致穿戴整齐，尽管睡了一下午，就穿着睡袍晃来晃去，有点凄惨，但我并不在乎。我强迫自己吃了一个奶酪三明治和一包薯片。我打开立体声音响，选一张我给自己做的我喜欢的音乐汇编CD。我躺在沙发上，沉浸在音乐里，尽量不去想别的。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有更阳刚点的声音，这话一遍又一遍地刻进我脑子里。究竟他想说什么？我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吗？狗屁。我拿起遥控器，并把音量调大，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开始了，由玛丽亚·麦基唱的‘向我展示天堂’。我喜欢它那从缓慢，安静，柔和开始，逐渐增强情感积累的方式。在歌放完后，一个奇怪的想法出现在我脑子里。一个少女的声音？不可能，我会证明我声音不是这样的。! G9 G# I& d0 C! V( I  n% }

0 g+ F# W, e. w# u% R$ S( |/ H. Y

我关掉了立体声，走到我的工作室。是的，就在我带厨房的客厅的角落里，安放着我的设备。我打开了音序器和四轨混音器，开始设置一些演奏‘向我展示天堂’的声轨。我向来很感激上帝给了我一付敏锐的耳朵，听过一首歌曲后就能够不费周折地演奏出来，我从不认为这是很自然的能力。我放出了背景的键盘声道，低音吉他的连复演奏，然后编排好击鼓器的敲击。我回放一下，点头对自己说，还不错。我从来没有试图以用和别人一模一样的表演来演奏一首歌曲。我根据所听到的，理解它，围绕着它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。我拿起我的半音吉他，插入扩印器，打开话筒，并在麦克声道上加了几分混响。我调整了话筒支架的高度 - 我从不会用老派的坐着的吉他弹唱。我一定得站着，一定要表演。我暂停了下，闭上了眼睛。我不打算作为一个男人来唱这首歌。想想，认真想 -一个女人将如何唱这首歌。我触到了四轨录音按钮。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唱，仍然是我的声音。不阳刚，有吗？

前奏开始，我闭上眼睛开始用小拇指拨动吉他，唱起了熟悉的字眼。“你来了，在你眼里闪烁着炽热。嘿，宝贝，过来这里紧紧靠上。我没有否认，我们飞在九天之上。握住我的手，不要让我落下，你有如此惊人的魅力，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这样......” 音乐逐渐增强，我对自己微笑了。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当副歌开始后，我忘了试图做的是什么，只是随着音乐唱，“哦，向我展示天堂，覆盖着我，让我无法呼吸，哦，请向我展示天堂”。我加上了更多吉他的节奏性弹奏，“颤抖传过我的脊梁，那感觉是如此神妙绝佳。”我确实有种颤栗的感觉从背上传下去，那种无以言状的迷失在音乐中的感觉，迷失在表演中的这一刻。当我达到了曲末的高音，伴随着一段手指轻柔地弹拨了吉他的结束，我觉得今天笼罩我的乌云散去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关掉了录音机。我笑了，玩音乐感觉很好，是良好的治疗，宣泄。现在，让我来听听吧。 : s" F- K5 `" |- b% j& n3 ~

\* c, t2 M( U+ M, r9 o

我坐在凳子上按下播放键。前奏开始，我皱起了眉，因为我听到了吉他的一个音稍微有点跑调。我忍住了我的完美主义者冲动，没有马上停下重新录制。歌唱开始了，听上去很不错。或许是我唱得好，稍甚于我所喜好的程度。我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，试着尽可能公正地去听。副歌爆响，我摇摇头。这里不好。我所听到的是近乎完美的对这首歌曲的演绎。有情感，带感觉，所有的音符都完美。当它结束后，我感到一种奇怪的交织混合情绪，职业自豪感，以及个人的痛苦。我有很强的嗓音，不是吗。老实说，我刚听过了我最强的声乐表演之一。一付强大的歌喉，但我有理由认为别人会怀疑歌手有“阳刚”的声音。我坐在那对空凝视了一会儿后，在脑子里抖擞了一下。好吧，一首歌曲不会造就一个女歌手。这是一个侥幸，一个可怕的侥幸。让我再试一次。我想了一会儿，要另找一首熟悉的歌曲，以试图证明自己是错的。由娜塔莉·英布茹戈莉阿唱的‘撕裂’。我总是说如要一炮成名，那就唱首金曲。我对这首歌很熟悉。% q; }& N8 U- o, B

声道调好了，我抓起吉他。尽管有很强的诱惑要故意把它搞砸，但我就是无法这样做。我尽了全力去唱，然后坐下来听回放，结果是相同的。这首歌放完后，我的头埋在我的手里。那个精瘦的西蒙是对的？我耸耸肩，就像一个输掉的赌徒想要双倍下注或退出。我决定给再做最后一搏，并提高了赌注，我绞尽脑汁要想出一首有绝妙女声的歌曲。搜索了很多可能的歌曲后，我知道了应该试唱哪首歌，由托妮·布拉克斯顿唱的“别让我伤心”。上帝啊，我很爱那首歌，美妙的歌声。开始低沉，带着隐喻的情感暗示，逐渐提升到忧伤敏捷的声音的高度。这会是让我失败的障碍。我插入光盘，连听了几次，太棒了，我确信是无法匹比的。 3 i( h# N. `( F; }

6 o2 n- ^6 \; Q

我按照同样的步骤，决定尽我的全力唱，不管结果是什么。我甚至先设定了吉他的声轨，这样我就可以专注于声乐。双手握着麦克风，我全身心投入进去，我认为这样的努力可能是适当的。让我自己感到惊讶的是，我错了，这不是适当的，而是令人可怕的。可怕是因为其精彩。我相信我会听起来像是一个男人在痛苦中高声男唱女音，但结果却不是这样，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。这是漫长的一天，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情感残破的空骸。我把三首歌曲转到一张空白迷你光盘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总是记录我所做的音乐，我猜这次是老的强迫症的再次体现。我爬上床度过了一晚断断续续和不安的睡眠。+ v+ ?' t8 ?8 q; ^0 I

' W\* I" R4 T1 C

----------\*----------: f) @' o+ y% Y\* S- e4 i) M  Q我伸出手去抓闹钟，就像往常一样要砸它，砸碎它。我把闹钟摔到房间的另一头，但它仍然响个不停。我敢肯定我没有给闹钟定时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要午餐前起床。终于我意识到这不是闹钟，而是电话铃在响。唤起了足够清晰的辩知力，我设法协调我的右手拿起听筒凑到耳朵上。“喂，”我喃喃地对着话筒说，希望我没把话筒拿倒了。 7 z! Q: d$ ]8 e+ f\* r+ T& h1 a

“你还赖在床上！”指责的声音，“我简直不能相信 – 好吧，我还真相信了。”

+ K1 E6 Y. l  z9 |

是朱儿丝。

6 b& Z4 L3 A$ }- {

“嗯，嗨，朱儿丝，”我说，强迫自己坐起来，确保维持清醒意识，“什么事？”

! j! d( \_\* p9 F0 l2 b) G

“很明显你不知道，”她用很大的嘲讽声音说道。( u3 `\* g; Y" j: S\* @

9 O4 K0 \( v2 f7 w/ C

“嗯，不知道，”我同意了，揉了揉眼睛，打了个哈欠。我找时钟想看看时间，但觉得很奇怪我找不到它。我发现了它躺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上下颠倒。我依稀记得我下意识地把它扔向那个方向。“你好么？”

1 d/ p+ I7 G9 j. g\* i) `0 r6 ^

“哦，我很好，”她轻快地说，然后用讽刺语气，“但除了一个好朋友爽约了我们的午餐约会。”" m0 g: |# y  M0 o: A7 @' j) j

' \$ n9 x- ^( {& b9 R, F. o( O- C0 @9 g1 C

该死的。“哦.....是的，”我慢慢地说。“呃，抱歉，我把它忘掉了。”9 U" I# m: i2 \_% ]) x( \

“所以我考虑了，”她回答道。”我应该减少我损失的时间而离去，还是盼你或许能在日落之前的某个时候来到这里？”1 ]: d. @2 n5 H7 z2 u) M' A: ]

[更多、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，请记住唯&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~\*服Q%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#]

“不，我现在就来，”我说道，现在更清醒些了，刚爬下床，一失手电话掉了。“糟糕，”我嘀咕着，抓起听筒，“朱儿丝，你还在吗？”

) h1 ]$ a7 h. j' J4 ]

“当然，尼克，我总在这里，不是吗？”6 b- L6 U  D9 G5 Q( p

“呃..好吧，我20分钟左右到，再见。”我将电话放下，抓起一条牛仔裤。我看了眼镜子，真希望我没有看。至少无需刮胡子，昨天刚弄过了。头发乱糟糟，冲个澡可以解决。我耸耸肩，套上一件衬衫，脚塞进鞋带已系好的运动鞋。抓起上衣，就在跑出了门前记住了要拿上钥匙，我随后还抓起仍装着昨晚光盘的MD播放器。我知道我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，我想至少这只是朱儿丝这么鼓励我的。只有朱儿丝么？ ! F7 b& `( I+ d; ~% D2 F

2 Z2 J- t0 ?6 ^' \\* c

朱莉·卡斯泰尔斯（我用她昵称朱儿丝），可能是我现有的最亲密的朋友。在某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更为亲密。在我5年前初到伦敦时，刚从学校出来，傻愣愣地天真。一个朋友建议我给自己找个代理人。不知道谁好点，我拿到一本音乐杂志，查分类广告里的代理经纪人。在字母‘A’打头的栏下有两个，在‘B’下有一个。由于机缘凑巧，第一个是一个错号，接下来的两个是留言电话。在”C”的栏目里，我打电话给茱莉。在她和我通话时，她一定已经意识到我是多么的菜，并对我感到同情。我们面谈了。她只比我大4岁，和我一样热爱音乐。她不怎么会演奏或歌唱，但决定尽她的可能在音乐圈的商业方面做到最好。朱莉能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，她已完成一个商业学位并开始了作为代理人。她的生意那个时候是小而微薄的，但她有着富裕，慷慨大方，关心她的父母做她的后盾。倒并不是说我的父母不慷慨大方，只是我太固执，且有着自力更生的信念。随着我们的交谈，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，她同意试用一下，并给我联系了几个演出作为开始。我还没什么钱来支付她，但她不在乎。她来我的住处，我给她演唱了几首歌曲，我知道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们定期碰头见面，而在一天晚上演出后，她回到我的地方，然后，事情就变得个人化了，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。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可以说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合适的女朋友。不过它并没有持续下去，事情变得有点走味了。音乐是我俩的重点。她的生意有起色了，她代理了越来越多的伦敦西区表演者。这不是她真正想要的。她想拥有一个大明星来敲开商业音乐产业的大门，但她还在等待着。我不会是这敲门砖，尽管我俩都抱有希望。我们的爱情有点逐渐枯萎消失了，我们俩都决定好言好散，保持朋友关系。大多数星期六早上，我们在玛尼斯咖啡馆会面，在这个位于的泊托贝洛路头上的小熟食店里聊聊生活，谈谈我们所缺少的成功，有笑，有哭，基本上是在一起聊希望和梦想。

- l  K7 A\* \_3 R! a) O1 d

我跑出诺丁山门地铁站，一路呼哧带喘地跑在街上，直到我到了那里。我瘫到她对面的座椅上，涨红脸喘粗气。她诡笑着，摇了摇头，“20分钟！更像是35分，你看起来糟透了。”+ [& }6 z1 r5 h5 J7 ^3 j

9 [0 L& S$ g) O

我耸耸肩，“你知道我总是答应的要多于能做到的。你看起来棒极了。”

她笑了，“马屁精。”她看似关心地继续说，“但你确实看起来很糟糕。”, @0 L4 ?\* s7 r( U6 A

) A# V$ T  R" H

我挑了挑眉，用忧郁的笑回嘴道，“你肯定知道怎么去踢已经倒地的家伙，朱儿丝。”

\* E/ g; ^/ @- q0 v9 r

在女服务员来取了我们的订菜单后，她说，“那么，昨天不顺利吧？”[一次购买，终身免费^更新，缺失章节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~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\*907以及备用QQ2775%2&69676]

我摇摇头，“你可以这么说。”我复述了和西蒙之间的交谈，她发出了所有恰当的同情声。我告诉了她具体被他拒绝的理由，她只是评价说，他听起来像一个混蛋，但她并没有反驳他所说的。当我提到西蒙提出要买我的歌时，她的商业头脑开始运转了。[一次购&买，终身免费更新，缺失章节等，^请记住唯一联%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\*及备用QQ2775269676@]

“他们出多少价？”她饶有兴趣地问道。

; \_\* t  w; D! B% D) H7 Q

我耸耸肩，“我不知道，我理所当然拒绝了他。”我带点愤怒恨恨地说，“你知道，我认为他们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写歌人，朱儿丝。”

4 X( m6 |2 Z' b. K3 `: l$ Z

“这能理解，但你需要吃住和生存，那你没兴趣想知道他们出的价？”

/ f$ `4 v# s1 ]

朱莉有的时候就是那么该死的现实和真实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白色信封。“他说这是建议书。”: b\* |8 U2 }9 r# m/ a" l

- l% O+ F) \_! o! Y$ L

她一把夺过信封，刚打开来，我们定的食物来了。“嗨，”我无力地地抗议道。她掏出面上的一页，开始浏览。她的眉毛扬起了一点，把纸递给我。我试图假装冷漠地接过来，带着点兴趣地看下去，想知道他们认为我的歌值多少钱。看完后，我有点惊喜，抬头看着朱莉，“1万英镑买5首歌曲的版权，”我说。“这恐怕是很多了，是吗？”我问她。她点点头，“是的，但不要接受它 - 告诉他们你还要2％特许权使用费。”+ M# t; B2 B( a\* y: \_( G& q. s$ h

+ ^4 v+ e4 E2 {

我叹了口气，“我根本不准备接受它的，朱儿丝，你懂的......”( j& P" a4 O8 ?; X7 ?# X: a4 l

3 ?6 ^! ]6 n9 b

她身体前倾，打断我的话，“得了吧，尼克。想想看，你是一个，如你喜欢自认的一个专业的音乐家。什么叫专业的？就是那些人从他们所做的行当里赚到钱的。在现实中把你的天赋对兑成金钱，不会牺牲掉你艺术的正直或你的目标吧，是吗？”

“我想不会，”我喃喃地说，皱起了脸。“但想到是别人唱我的歌，”我停顿了一下，“这似乎是种亵渎或其它的什么。”3 Z) G+ G& V; P

在她要对此进一步同我纠缠前，我想最好用我的迷你光盘机来叉开她。我不完全清楚我为什么要她听，也许是希望她会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尝试，由此找回一些我受伤的自尊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也许是完全相反的期盼。我觉得我在内心深处其实挺自豪的，我能用一个陌生的方式来表演。我隔着桌子把迷你光盘机推了过去，“听一下这个。”

\* Q6 ^, Q8 T8 e; `( A9 C: \_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狐疑地问。

我耸耸肩，“只是一些朋友唱的歌，我做的音乐伴奏。”我想看她是否知道真正是谁唱的。

\* e. `; y1 p! L& U0 \_( {2 \_+ u; L; H

她皱起脸，“尼克...你知道我真的不喜欢人们试图走后门来找我。让你的朋友当面来见我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“这样吧，朱儿丝，只是听一下，给我你真实的想法，仅此而已 - 没有什么花招，没有任何附加东西。”$ o$ ^; @\* q) p) J

# C2 t7 y. U4 k5 E

她点点头，“好吧。”她戴上耳机，开始倾听。我喝着咖啡，心不在焉地品尝着三明治。我勉强能听到一点从桌子对面传来的声音。唱歌开始了，我可以看到她的表情从一个无奈不愿意转变为感兴趣。她点了几次头。在第一遍副歌后，她拉下耳机，“她是谁？她唱得很好！”, M% G4 d: ?( \

我皱皱眉，摇摇头，“你听下去，有三首歌，听完所有的歌后，我们再谈。”[更多、更@全小说漫画视频~账号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%6208907以及备用#QQ27752696\*76]

: M# a, S$ i, F; N4 ~

她耸耸肩，又戴上耳机。当她听第二和第三首歌时，我看得出她很喜欢它们。听完了后，她把耳机放在桌子上，摇了摇头，有那么一会儿什么也没说。当她开口时就是一个字，“哇。”又过了一会，她探身向我，”她到底是谁，好一副嗓音！不错的歌曲选择，3首你最喜欢的，尼克，我相信是你推荐给她的。”1 X0 w$ s\* g$ A

. Z3 w7 F, n6 G

我耸耸肩，换了下坐姿，突然感觉很不舒服。“是啊，差不多是这样的，”我喃喃地说。

但她不会就这样被搪塞过去的。“尼克，我想知道她是谁。她是否有代理？”我能看到她的脑子在怎么转。“我真的想见见她。”看到我不感兴趣的表情，她坚持道，“告诉我吧，尼克，有这样的嗓音，她会有一个真正的未来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朱莉从来没有对我的歌唱这样动情赞扬过......呃，只是到现在为止。“朱儿丝，”我开口，然后豫了一下，“对于‘她’是没有未来的，因为......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那是我唱的歌在光盘上。”我回靠在椅子上，看着她的眉毛向上高高挑起。

. n  ]- Y: r, l: c2 B\* l% C

她听到我的话后，眯起眼睛。“嗯？你弄到一个新的音效模块什么的？电子修改了你的声音？”

: L\* H4 O& E- \5 s/ O2 k

我摇摇头，平静地说：“没有，我只是想尝试有点不同的东西。”

“为什么？怎么弄的？”她似乎有点不知所措。 ' d- s: {9 K3 {$ ?. w# {

我耸耸肩，试着向她解释我在被拒绝后，以及听到西蒙·安德鲁斯的评论后的心情。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，但她似乎听进去了。

; @" @1 d! i+ v9 n; y

“尼克，如果在光盘上是你唱的，对此我还是觉得很难相信.....那么，你的声音是惊人的。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你的声音像这样，如此的强。”

我苦笑道，“我听起来像一个女孩的歌声，反而现在有人告诉我，我的声音是很强的。”我讽刺性的半讥半笑说道。“但是，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，那么来我家，我给你个现场演示。”

“好吧，”她说。我有点吃惊，但恢复了镇静，回答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们走。”我做出通常假装要付账的样子，而她像平时一样，自己去把账单结掉了。 2 y\* A" B+ x  f2 p" C

% e0 h$ c. j" N7 c, Y- J

在回我公寓的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，朱莉似乎在想什么心事。当我们一进门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“你实际上是不想听我那样唱歌，是吗？”

. z. S\* Q% B9 t

“我绝对肯定想听，”她恨恨地说。然后带着狡黠的笑容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相信那是你唱的。”她一直都知道，我无法抗拒一个挑战。! o' y0 T3 g% R

4 X7 Y, X  r! f' E( l1 I[更多、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，请记住^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&907以及备用Q#Q277~526967\*6]

“好吧，”我反驳道，”你要我唱歌哪首歌？”- p9 {4 V  |( O\* V1 U

8 H9 a; z" \_\* U\* j& |

“全部的。”2 C: l+ j% Q, i

“行。”

“来吧。”$ u4 I# k8 Z# K2 Z; Q1 x

' x; u, [$ y- x# e9 v  p: e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启动了我的设备。当一切都被设好后，我抓起吉他，开始了衬托音轨，站到话筒前。我在脑子里准备好要做什么，开始弹奏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开始唱歌，让自己的声音在熟悉的歌词中流淌，让自己沉浸在音乐和情感之中。就像昨晚，我把全身心都投入了进去，有我的心，我的思想和灵魂。当我唱完了‘向我展示天堂’后，睁开眼睛，看见朱莉坐在沙发的扶手上，她嘴微微张开，紧盯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 . K; [& s& S6 }) @# W; r+ o" Q

她摇摇头，仿佛从恍惚中醒来。“嗯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继续吧，不要停下来，”她对我挥挥手，鼓励我继续下去。我转过身，开始唱‘撕裂’。我再次让自己沉浸到表演中，而且觉得情绪来的比昨晚更自然。我想这可能是熟悉了以这种方式唱歌的原因。唱完后，我甚至都没有看朱莉，调整下吉他接着开始了最后一首歌，‘别让我伤心’。我用了我一个朋友曾经说的‘全威力’来唱，双手捧着麦克风，似乎要把自己灌注进去。当歌曲结束后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双眼紧闭约半分钟，然后转身面对她。4 S' Z' M7 g+ b- L6 v2 o' G

我耸耸肩，“你听到了。现在相信我了吗？”她只是盯着我，好像我是外星人什么的，摇了摇头。

“如果我没有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，我想我不会相信这是真的。完全认真严肃地说 – 这真是绝对惊人的。”

我又皱了皱眉，喃喃道，“可惜这不是我真实地唱歌所获得这样的赞誉。”

' V6 \_  [' q& t7 d# ~: m

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咬咬下嘴唇，“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”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，但并没有觉得要她解释。她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得走了。能把迷你光盘机借给我吗？”3 U6 ~2 ]$ A) u% h" C2 J' l7 n

“当然，你想要它做什么？”, F$ s: |9 t8 g4 d6 f

4 }; z9 b. c7 E5 F\* ]3 x( \_

她耸耸肩，不置可否，“我只是想再听听吧。”她的眼睛里有种深谋远虑的目光，但我已耗尽力气而不想和她深究，我就把播放机递给她。她在我的面颊上轻吻一下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 “我会跟你联系的，”她挥了挥手。 \* H, H9 t8 f; ~; n; a% ]2 \$ U$ {

6 C) Y- n- G$ \_9 g

“再见，朱儿丝，”我说，“哦，我今晚要去看我父母，到周一下午再回来。那么下周什么时候我再和你聊。”, I9 n2 W8 N" I) \_

- f1 Q9 V8 E5 ^

=============